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龔褆身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北史卷四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六

介朱榮子文暢 從子兆 從弟彦伯 彦伯子敞 彦伯弟仲遠 世隆 世承 榮從祖兄子天光 榮從父弟度律

介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介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

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内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

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
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
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
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駞馬
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輙獻私馬
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
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
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

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閲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諡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曽與榮游池上忽聞簫皷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遊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

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内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

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末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内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

城王卲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髙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髪入道内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乗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髙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

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沉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温子昇竝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

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

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来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

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從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

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

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

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巳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

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户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滎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宫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為前驅旬日之

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幸河内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為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户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静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

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寃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闕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徃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

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内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强臣内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

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
豳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
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
怒遣其騎兵叅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竝檻車送闕天光又
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
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
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

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而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勳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

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
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奴走禽獲便
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
如聞朝士猶自寛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
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歴三荆悉擁生蠻北
填六鎮廻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
蕭衍若降乞萬户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
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

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𢽾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輙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来向京言看皇后娩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

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

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尒朱為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

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
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
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
叅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
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
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
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
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

得此女婿力黴又云榮慮陛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黴及楊侃黴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

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
温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
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
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
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
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介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
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
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

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

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禄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户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内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輙自起舞叫將

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閒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勒儛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廻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

黄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义羅武衛

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乂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
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
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為王其姊
魏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
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賔
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
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
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

冑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為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兄又羅卒無後襲乂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寛貸奏免之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

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寳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謡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曽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頴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

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宫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尒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巳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揷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鼓怒黄塵張天騎叩宫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擄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閲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悦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

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尒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

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弑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别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鋭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

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

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縳將還經日放

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

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皇后

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

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

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

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

於樹神武收葬之兆勇於戰鬬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

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化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介朱兆以已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醼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

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
臣相持於河内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
事陛下為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
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爾帝曰源侍中可謂
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
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
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
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

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彦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尒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彦伯知彦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謡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此並驗子敞

敞字乾羅彦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宫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着綺羅金翠服易衣

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泣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為滕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

文帝受禪改封邉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河内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姧詐造榮啓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

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酬酌授官令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與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

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無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强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

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晋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来今遂住便有内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黄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

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廵及車駕還宫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介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黄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

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

縣牓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跡
逺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
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尚
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尅勉留心几案
傍接賔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令
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
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
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强兵割剥四海極其貪

虐姦諂狙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
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司之
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録尚
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
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
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
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擒執世隆及兄彦伯俱斬
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

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曽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濵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逺疑謂妄有假借白

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
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遅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
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
紗髙頂帽短小黒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
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内東廂第一
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
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
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乆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

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内逼世承守轘轅爲顥所禽顥讓而臠之莊帝還宫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説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

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介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與齊神武間之與介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

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

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

走灃波津為人執送椿因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

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

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

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

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

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發後并肆不安
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
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
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勒酋
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遥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㧞陵
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
莫折念生交通侮慢㧞陵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
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

元年夏醜奴擊寳夤於靈州禽之遂僣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

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竝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

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水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賊衆安悦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悦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来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

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

既振尒朱兆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竝送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頽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

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嚻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

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㨓剥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北史卷四十八

北史卷四十八考證

尒朱榮傳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監本缺

猶字今從南本增入

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不監本訛下今改正

於是内外喜𠮟○𠮟監本訛叫今改從南本

兆傳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蟄幽於永寧佛寺

○蟄魏書作縶今各本俱同仍之

世隆傳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魏書或有榜世隆門

以陳其狀者

盡殺人以肆其忿○魏書人字上有城字

忽聞局上詨然有聲○詨魏書作欻

度律傳與齊神武間之○魏書無與字

天光傳並送於神武○送監本訛還今改從魏書

北史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四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弟岳

侯莫陳悦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尒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黄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内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甞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

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内竝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竝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尒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

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延慶娶尒朱世隆姊故被尒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

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詣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

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尒朱兆

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說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

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伯兄弟並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尒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

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閣已下員别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别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黄門

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

赴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轀輬車及䔲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為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

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絶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内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

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竝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内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宫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為太子也宫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

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宫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

福所基㦲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為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筦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筦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筦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

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䟽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拂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

所司謚之曰閻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愜散騎常

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

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

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

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為幹理玄感之反政

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

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鎻至京師

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竝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為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為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

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為尒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兖州刺史尒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為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

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伯及介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隷仲遠赴彭城介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介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

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
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
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荆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
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荆州刺史子鵠逢
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使
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
直齋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

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尒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

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度河見
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
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
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
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
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
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
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

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将軍開府典選後除兖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内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為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

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楬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

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為侯尋為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尒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

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尒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
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尒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
史孝武帝末深與兖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
貴平使信往来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
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
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
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
事齊神武又遺書深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

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
卿也深乃復還遲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
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
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
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鵾平詔
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
廣州遂刧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
璐夜襲青州南郭刧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

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賁瀵
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没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
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絶倫以良家鎮
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
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
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
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没武川又陷

懷朔度拔父子竝爲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介朱榮允父子兄弟竝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

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
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
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大尉加侍中魏孝武
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
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
寄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
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
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陁興和末齊神武竝

名與諸子同學武定中勑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
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既被
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
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
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
或以懷朔被圍之急或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
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

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為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為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

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讋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

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宫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竒謀吾衆旅不多何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悦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将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

將軍及介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介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為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搆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

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荆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

沔北盪為丘墟梁武帝赦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争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頴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授勝太保録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荆州州人鄧誕執元頴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

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闗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奔追至河上仍與李弼别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

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矟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

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爾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

游池中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

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

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
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為帳内軍
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介朱榮榮以為都督每帳
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
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强
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
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
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

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為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乃請尒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悦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大都督

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栅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栅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

暮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竝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

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涇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之長阬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城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

絶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禽之餘衆皆悉阬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欵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効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為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

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請北境安置邉防率衆趣平凉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

是皆歎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凉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名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名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録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

沭鳴其頮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
三司周保定中録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駞牛都尉故悅長於河
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介朱榮榮引爲府
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侯介朱
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
皆與天光賀拔岳畧同除鄯州刺史介朱榮死後亦隨

天光下隴元曄立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恱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恱共討曹泥恱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恱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恱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凉規還圖恱周文帝時為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

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名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馳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紿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

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

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别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介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永熈中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大尉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

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
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
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
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
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
爲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
臨洮公祖顗爲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

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二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梁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為本州刺史威修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為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企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還太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

為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鸛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甞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邉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實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甞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

立由是知名鎭將名補鎭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
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
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
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
邉州建功効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
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
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
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

平以功授大都督凉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禄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勑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歛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大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為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傅至遐四世不絶正光中蕭寶夤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栅皆平後寶夤搆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

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栅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内外勢異輕將數十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右貲産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

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
自供衣食麤斃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鴻賓大鼻眼多鬢鬚黒而且肥狀貌頗異氐羌見者皆
畏之加膽略騎射倜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
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
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
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
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

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
鄉也改三原縣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尒朱天光自
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
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
尋拜西兖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
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
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
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

車駕西幸漿糗乏絶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賔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賔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産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為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闘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為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义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

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尒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為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御齊神武授朗閣内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為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為恨三舉手搥牀而便氣盡

贈太尉子鳳位宫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强記以夔龔任己終使咸英不墜韶頀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盖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竝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覯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

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竝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介朱中乃結歎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

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行殘慝死不旋踵覩其亡
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
鮮克之義雷紹馳騖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
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北史卷四十九

北史卷四十九考證

賀拔允弟勝傳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免當係先字之訛

勝弟岳傳乃請尒朱氏一人為元帥○請監本訛謂今改從南本

梁覽傳歷梁河二州刺史○梁南本作涼

毛遐傳咸陽太守韋遂時為都督○遂南本作邃

史臣論周文藉以開基○藉監本作籍今從南本

北史卷四十九考證